

◎ 颜春连 著

被书改变贫穷命运的往事

我与书

相聚「70」看新疆的华丽

“70”成就辉煌，豪迈。自治区成立60周年，新疆各族人民欢腾雀跃，喜气洋洋。

“70”是奋斗的年代，是收获的季节。

我与书

——被书改变贫穷命运的往事

颜春连 著

群众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与书：被书改变贫穷命运的往事 / 颜春连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2016.7
ISBN 978-7-5014-5558-4

I . ①我 … II . ①颜 … III .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79871号

我与书——被书改变贫穷命运的往事

颜春连 著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10003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普瑞德印刷厂

版 次：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8月第1次

印 张：8.375

开 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186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14-5558-4

定 价：35.00元

网 址：www.qzcbs.com

电子邮箱：qzcb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010-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门市）：010-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网购、邮购）：010-83903253

公安综合分社电话：010-83901870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在二〇一五年国庆节和母亲百岁诞辰之际，谨以此书
献给伟大的祖国和平凡的母亲。

热爱书籍，尊重知识，不仅能改变命运，获得丰富的物质回报，而最重要的是能得到比物质更丰厚的精神财富，成为一个真正的自尊、自强、自立、自信的人，在思索、奋斗和愉悦中度过有意义的人生。

自 题

我与书

—— 被书改变贫穷命运的往事



全家福



前排左起：姐夫、母亲、姐姐

后排左起：作者、爱人、大妹妹、小妹妹、小妹夫

» 前 言

今年我已七十有二，早已过了古稀之年。七十二年来，虽然生活过得十分平静，没有什么惊涛骇浪，宛如一湾湖水，平淡无奇，不过，在这七十余年平淡无奇的生活和工作中，也会泛起一些涟漪。回忆所走过的平淡旅程，我感到没有虚度和欣慰的事主要有三件：一是在工作上还算有所建树；二是在读书和写作上有些小成就；三是在生活上我完成了父母的心愿，为自己取得了一个好住所，同时对儿孙也有所交代。

工作自不必说，占据了我大部分时间，是我为国家、为军队服务的场所，也是我谋生的手段。但我在回忆录中不是写工作，也不是写建房、买房的事，而是要写我上学读书、业余看书和退休后写书的那些事。当然，在最后顺便也要谈到藏书的事。一言以蔽之，就是回忆我与书结缘的事。因为，是书给了我一切。

我国自古就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说法。当然，这是在过去“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如果抛弃这些陈腐观念，单从一个人对知识的追求来看，我深深地感觉到书中确确实实有无穷无尽的宝藏，是人们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食粮。通过书，我们才能获得无穷的力量、获得自信。也只有通过书，我们

我与书

——被书改变贫穷命运的往事

的素养、气质、道德、信仰等才能得到升华，变成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气质高雅、理想崇高、道德高尚，对人民、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回忆所走过的旅程，我之所以在生活和工作中有些小建树，就在于酷爱读书。跟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善于从书本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并能与实际工作、生活相结合，很好地解决问题，而不是死读书。当然，在这儿我并非要谈读书的心得与方法，而只是想谈谈读书、看书、写书的经历，仅此而已。

谈到读书，应该说我是很幸运的。我们全村颜姓人中，我是第一个从小学读到大学的人。从家谱中得知，尽管我们这族颜姓的人是颜真卿第二个儿子的后裔，但追溯到我家，祖祖辈辈世代为农，读书是遥远的事情。那么，到我这儿为什么能成为村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呢？这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感谢那个时代，感谢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其次自然也包括我个人的努力。

在这儿我还要感谢两个人：一是我的姐姐，二是我的小学老师邓里芬。他们在我要失学的关键时刻，及时地助我一臂之力，把我从失学的边缘拉了回来，使我能够继续念书。

在这儿讲的看书，主要讲我利用业余时间看书的事，以示与在校读书的区别。利用业余时间看书对我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三个时期。

一是上中学的五年。在这期间，我广泛地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通过广泛阅读课外书籍，进一步提高了我看书的兴趣。应该说这五年是我涉猎文学著作最多、最广的时期。这对于提高我的语言文字水平、写作功底和形象思维能力自然有很大的作用。

二是我参军后。自1962年开始，我阅读了大量的哲学书籍，

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在学校看的是中外名著等文学作品，而《矛盾论》和《实践论》为我打开了另一片天地。后来，我在这两篇哲学论文的引导下，购买了艾思奇老师的辩证唯物主义通俗读本。再后来，还买了一套当时苏联所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和一套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通过这个时期的看书，我的最大收获是视野开阔了，看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得到了空前提高，人也变得善辩了。尤其是分析研究、综合归纳水平提高得很快。且通过这种学习，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演讲水平在单位也得到了广泛的赞誉。

三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我为了写书，每次都有针对性地阅读大量有关书籍。尤其是退休后，广泛涉猎了我国中医药的有关知识，重点是饮食养生与补益食品。这一时期由于我带着任务去读，经过较长时间的潜心研究和实践，2000~2011年，我出版了科普养生类图书十四本。应该说取得了阅读、出版的双丰收。

尽管不同时期，我看书的侧重点不同，但正是这种不同，对于增长读书兴趣、丰富知识与阅历、提高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分析研究水平、综合归纳能力等诸多方面的提升，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使我受益终身。

从读书到写书是一个质的飞跃。读书是我一生的爱好，写书是我年轻时的梦想与追求。在几经挫折与失败后，我仍然坚忍不拔，终于在五十多岁时把它变为现实。尤其是在我退休后，因有大量的时间，又无其他牵挂，能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广泛涉猎各种书籍，受益匪浅。因此，我也出版了不同种类的书籍：纪实文学类四本，法律公证类工具书一套，饮食科普养生类三个系列共计十四本。每当看到过去的梦想变为现实，落实在出版书

我与书

——被书改变贫穷命运的往事

籍上的时候，喜悦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我也免不了从心底由衷地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感谢我们的好社会，感谢我们这个自豪的时代，感谢我们伟大的党。否则，我只能像我的祖辈一样，一生与土地打交道，与贫穷相伴，绝不可能与读书和写书为伍。

藏书是伴随着我读书、写书的经历而展开的，是读书、写书时的副产品。到目前为止有各类藏书近千册。不多，也没什么值得一谈的珍品，所有藏书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所以，也没有什么更多值得要写的，仅在最后一章作简要的回忆，也算是我与书结缘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 者

二〇一五年十月一日

目 录

第一章 难忘的小学	001
第二章 我要读书	008
第三章 艰辛的中学	017
第四章 脱变的大学	039
第五章 学哲学	054
第六章 “椰林深处”的悲哀	061
第七章 “民族婚俗”的曙光	076
第八章 三次充电	092
第九章 梦想成真的“无线谍报”	109
第十章 连中两元	125

第十一章 编辑之路	139
第十二章 失衡的“公证”	155
第十三章 难舍的作家梦	172
第十四章 补益阴阳气血	181
第十五章 养生菜汤粥	193
第十六章 调养五脏汤	205
第十七章 防癌调养汤	217
第十八章 命运多舛的《世纪名女谍》	228
第十九章 我的藏书	247
后记	254

» 第一章 难忘的小学

一九四三年古历三月十四日（应是一九四二年古历三月十四日，但户口本上写的一九四四年，故我在上初中时写了一九四三年古历三月十四日，取中，一直沿用至今），我出生在湖南省茶陵县城关镇郊区农林村黄泥沟的一个贫苦菜农家庭。黄泥沟位于茶陵县城东北部，隔着护城河与古老的城墙相望。我出生时，护城河已被勤劳的先辈改造成肥沃的良田。

茶陵县是一个古老的县城，在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置县。它位于湖南省东南边陲。因地居“茶山之阴”，炎帝神农氏崩葬于境内而得名。我出生时，该县人口近二十万人（目前已超过六十万人）。茶陵是一个环境十分美丽的县城，境内群山环抱，丘谷纵横，森林茂密，郁郁葱葱，环境优美，气候宜人。尤其是发源于境内（现为炎陵县境内）的洣江，她带着井冈山的俊秀，炎帝陵的神韵，穿过重峦叠翠，集四乡溪流，从三面绕过县城，蜿蜒西北缓缓流出茶陵，经攸县、衡东注入湘江，给茶陵增添了无限娇媚的姿色，古老的县城犹如镶嵌在这锦绣山水间的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茶陵更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境内多样的地貌类型，温和湿润的气候，丰富的光、水、热和多样的生物，以及各种矿藏资源，为工农业发展提供了天然的大好条件。

茶陵三宝——姜、蒜、白芷，自古就响彻三湘大地。这样一块风水宝地很早以前就被人们誉为“可以生长，可以避世”的福地。在这样一块沃土上，自然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非凡之人。茶陵人民历来就非常勤劳勇敢，坚忍不拔，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牛”劲。因而，自古以来就被广泛誉为“湘东牛”。明《茶陵州志》记载：“境内农勤于耕，士勤于学。”耕读传家理念深入各家各户，铭记于人们心坎。在这山清水秀之地，学风尤为盛行，文人墨客更是辈出。宋、元、明、清兴建书院之数位列湖南前茅。科举考试录取者，也位列附近州县之首。历代考中进士的有一百二十一人，状元与榜眼各两人。其中，明、清两代赫赫有名的“茶陵四大学士”——刘三吾、李东阳、张治、彭维新就是杰出代表。明初，以李东阳为领袖的文学流派“茶陵诗派”，结束了台阁体的统治，开辟了“真诗复生”的局面。被明末有名的文学家钱谦益、程孟阳等赞誉为“论诗则推茶陵”。近代的谭延闿也出自茶陵，是清末民初赫赫有名的人物。清末时，他是湖南立宪派的首脑人物，后参加国民革命，官至“国民政府”主席，并担任过“国民政府”首任行政院院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涌现了以谭思聪、谭震林（攸县人，十三岁到茶陵当学徒，从茶陵上井冈山走上革命，因而他自认为茶陵是他的第二故乡，每次省亲必到茶陵）、谭余保、颜金生等为代表的一批革命精英。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将军军衔的就有二十五位。因此，生长在这人杰地灵、学风盛行、“农勤于耕，士勤于学”大环境中的茶陵人，对于耕读传家的理念是孜孜不倦的。

我出生于茶陵，但从我记事以后翻阅家谱时才得知我们这支颜姓人是颜真卿第二个儿子的后裔。北宋乾德年间由江西省永新

县迁入茶陵。我们家世代为农，读书为官对于我们家来说那是遥远的事。但到我父亲这一代，不知是因为没有文化吃尽了苦头，还是受茶陵深厚文化底蕴的影响，或许两者兼而有之，尽管家里一贫如洗，但自我出生以后，父母就萌生了要让我上学的愿望。后来，我问过母亲，她说：“直接影响是我外婆家的所作所为。”

母亲的外婆是地主家的小姐，但她为了爱情，自愿嫁给了一个长工。为此，家庭与她断绝关系，将她赶出了家门。他们结婚后，通过辛勤劳动，买了两三亩田地。当他们生下儿子后就精心培养，并送他上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大学。为了供儿子上学，他们又把所有的田地都卖了。后来，儿子学成后，使家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事对我父母影响很大，我一出生他们就立志要让我读书，望子成龙，以结束贫困的生活。为此，他们后来在看到我书读得还不错时，便信誓旦旦地对我说：“就是要饭也要供你上学。”



母亲

我家有四姊妹，就我一个男孩，从小被看得很重。我五岁时生活还不能自理，又瘦又小，但父母硬是把我送进了学堂。在学校我读书识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上厕所一类的事就成了大问题。尤其是大便，每次都要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堂哥操劳，很不方便。为此，老师跑到家里对我父母说：“你家伢子太小，还是过两年等他长大点儿再上学吧。”父母也只好接受了这一现实，我上了不到一个半月后就不上了。这次上学也似乎让父母看到了希望，因而更坚定了让我读书的信心和决心。

茶陵是一九四九年八月解放的。新中国成立后不到半年，即一九五〇年春，父母又把我送进了农林小学。当时农林小学学生不多，几十个人，共两个班，由两个老师管理，混合编班，两个老师各门功课都教。上课时，这个年级讲课，其他年级就做作业或温习功课。课程和学习对我来说问题不大。我最大的优势是记忆力好，思维活跃，但比较调皮。老师对我的印象很好，那时还时兴体罚和用竹尺打手掌，但我从来没有被罚过或被打过，真是幸运得很。



小学时期的作者

因刚解放，我们除了学习外，也有一些其他活动，如宣传、扭秧歌、打霸王鞭和腰鼓，吸引老百姓参加各种大会，为他们表演。又如农忙时，老师带我们去稻田里捡稻子。当土地改革开展后，我们小学当时正巧设在一个地主家的房子里。那个地主跟着国民党跑了，家里只有他老婆和一个女儿。他女儿正好是我的同年级同学，但老师也组织我们斗她妈妈，大都是讲她如何给教学造成困难之类的事情，让我们揭发。

当时我无论是学习还是参加课外活动，都很活跃。因此，我被选为班长。再加上我每次期末考试总是第一名，老师和同学们都喜欢我。尤其是父母，每当我取得好成绩时，他们总是眉开眼笑。只要我父亲有空，到哪儿去都要带着我。记得有一次，他带我去堂姐家做客，恰巧碰上同年级的一个女同学的父亲。这个同学年年都考第二名。我父亲一见到她父亲就开玩笑说：“你女儿每年都考第二，我伢子每年都考第一，说不定以后我们还是亲家呢。”他忙说：“那是，那是。”

在农林小学对我最好的老师是班主任，他叫邓里芬，一个男老师取了一个女人的名字。他为人诚恳，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他的学识也很广，以他的学识水平和教学能力，在我们农林小学当老师真是有些屈才。当时，他对我的评价比较高，每次见到我父母都会说一些“你家伢子聪明好学，会读书，将来一定有出息”之类的话，说得我父母心里乐滋滋的。这位恩师对我的影响也特别大，后来我能把书念下来，没有在父亲过世后辍学，也是与他的影响分不开的。

一九五三年春，因农林小学只有三个年级，那年我要读四年级了，因而就转到民主完小。民主完小是基督教会创办的一所学

校，在茶陵县是一所很老又很有名气的小学，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改名叫正本小学。

我进入民主完小后，学校的教学比原来在农林小学正规了许多。各课都有专职教师，不仅没有混合编班，而且我所在的班学生特别多，全年级有六十多名学生，坐在一个宽敞明亮的大教室里。更有意思的是我小姑妈的女儿，比我大两岁多的表姐，与我分到同一个班学习。正是在这儿，我知道了还有少年先锋队这个儿童组织。由于各方面的表现都不错，我就被选为学习委员。在学期的中期，我就加入了少年先锋队。当时，我是班上第三个加入少年先锋队的队员，原来两名少先队员是我的入队介绍人。当我戴上鲜艳的红领巾与表姐一起到小姑父家吃饭时，小姑父吃惊地问：“你这个小调皮怎么入队了？你表姐为什么没有入？”我回答说：“我也不知道。”

那学期期末考试我考了第二名。虽然是第二名，但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全国的学校都统一改为秋季招生，我们原来是春季招生的。因此，四年级一期正好是个关口，要么进五年级一期，要么再复读四年级一期。结果学校规定，前两名保送读五年级一期，三至六名参加考试，考试合格者上五年级一期，不合格者就再复读四年级一期。我幸运地被保送进了五年级一期。我表姐是第六名，她也考上了，与我又一起进高小念书。读高小时我们有四个班，每班有五十人，表姐这次没有和我编在同一个班读书。

说来我是很幸运的。我进高小后，第一天就意外地发现我们班的班主任竟是邓里芬老师。他从农林小学调到民主完小教高小了。这使我大喜过望，邓老师也很高兴，并鼓励我要好好学习，